



大明首相

郭宝平◎著



忠诚、干净、担当的典范

锐志匡时、励精图治的史诗长卷

大明政治生态写真 高层人格心理探微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apnet.cn>

大明首相

郭宝平◎著



目 录

- 第六十六章 旧案重提触动江陵
人犯供词惊煞新郑 1
- 第六十七章 本情既露甚无颜面
由衷之语急于释怨 13
- 第六十八章 急立功总督进剿失利
定边略两相同中有异 23
- 第六十九章 曾侍郎跃跃欲试
殷阁老引火烧身 35
- 第七十章 压力陡增谋釜底抽薪
姻缘暗结思里应外合 47
- 第七十一章 门生雪夜禀秘事
太监白天探隐情 57
- 第七十二章 一计初成再生一计
两度遇挫徒叹奈何 67
- 第七十三章 新郑惜桑榆誓言立规模
江陵叙友情极赞建伟功 81
- 第七十四章 巡抚升帐拿下三将
皇上御门竖赏二臣 89
- 第七十五章 中玄过亲家遭盯梢
太岳召门客谋反制 97

- 第七十六章 戚帅心慌投书买人情
皇上恍惚执手授顾命 109
- 第七十七章 东房密语谋定大计
书斋指授突发攻势 119
- 第七十八章 新郑被论百官惊骇
江陵封帖掩己推人 127
- 第七十九章 阁揆出视事首议海运
军门又督师初获战果 137
- 第八十章 急发二函盼同心共济
连结两案期共谋国事 147
- 第八十一章 暗中许诺贵妃开颜
踪迹大露亚相惶急 159
- 第八十二章 中玄恐苦圣心力止风波
太岳急解困局负荆请罪 169
- 第八十三章 剿抚兼用岭表底定
借题发挥设格安民 177
- 第八十四章 皇上嘉悦行罕见之举
首相黯然出无奈之命 195
- 第八十五章 安庆兵变激怒阁臣
宗亲抢粮警醒首相 207
- 第八十六章 元辅宅邸思改制
太监宫中敢矫诏 219
- 第八十七章 幼主登基局势微妙
老臣反制道道设防 229
- 第八十八章 长安街百人跪求放知府
文渊阁首相执奏讨说法 239

第八十九章	科道密集上本参劾太监 侍郎独自登门警告亚相	249
第九十章	闻密报贵妃花容失色 听宣诏首相汗如雨下	261
第九十一章	踉跄逼逐中玄归乡 左挡右突太岳当国	277
第九十二章	光棍闯宫惊御驾 权臣密谋诛高拱	293
第九十三章	海瑞难忍赋闲警告当道 高拱著书立说不忘盟弟	315
第九十四章	中玄垂泪托后事 皇帝开悟追英灵	327
附 记		338
后 记		339

旧案重提触动江陵
人犯供词惊煞新郑

刑部尚书刘自强正在朝房门外踱步，见高拱走过来，忙上前施礼。

“何事？”高拱也不回礼，径直进了朝房，坐在书案前，看着跟进来的刘自强道，“说吧！”

“元翁，前些日子，给事中周芸、御史李纯朴上疏，为因弹劾徐阶而入狱的御史张齐申冤。”刘自强禀报说，“刑部立案复查，现已查明：当时刑部所判张齐受盐商贿赂而为其代言纯属子虚乌有，乃台长王廷、刑部尚书黄光升为媚徐阶，以揣度之词屈打成招。”

“有这等事？”高拱吃惊地问，“此事似发生在隆庆二年，彼时我在野，并不知晓来龙去脉。”

“哦！”刘自强忙解释道，“隆庆二年，御史张齐奉命到宣大赏军，回朝后，上疏言事皆格而不行。后张齐论劾首相徐阶，台长又论劾张齐是受贿为盐商代言，法司据此下张齐狱，抄其家，张齐父子均获罪！”

高拱问：“那么刑部复查，竟是法司为媚权势构陷的？”

“典型的打击报复之举！”刘自强道。

高拱摇摇头，叹息道：“堂堂朝廷重臣，怎能做出这等事？”

“难怪这王廷和黄光升二人，在元翁复出之初就乞休辞官，原是心虚！”刘自强冷笑一声道。

高拱突然烦躁地说：“刑部判决的事，大可不必先禀报于我。”

“可……”刘自强支吾着。

“体乾，”高拱叫着刘自强的字道，“做法司首长，要持正，敢担当，万不可媚权势。去岁翻王金一案，朝野哗然，都说是我在报复徐老。彼时葛守礼葛老做大司寇，经他复审定案，众人渐息喙。何以如此？端赖葛老特立持正，人所信服。体乾既掌刑部，亦当如此。”

“元翁教训的是。”刘自强躬身道，又以请示的口气说，“刑部就此上奏？”

高拱没有回应，刘自强讪讪而去。门外又有人唤道：“元翁！”话音未落，巡城御史王元宾躬身进来了。

“是说那个假冒我外甥的事？”高拱问。

“正是。”王元宾又上前两步，走到书案前，开门见山道，“元翁，此人叫刘旭，倒是元翁老家人。”

“刘旭？是他！”高拱既不解又愤恨，“他做过高家的教习，一个读书人，怎就跑到京城诓骗？”

自高家不再聘刘旭做教习，他就与人合伙做起了贩枣生意，不唯没有赚钱，反而赔光了家当。听说高拱以国相兼掌吏部，刘旭就想来京城找他谋个差事做，不想吃了闭门羹。无奈之下，他在吏部衙门徘徊，意欲拦轿一会高拱，却被得意酒楼的伙计、浑名骡子的骆柱子遇到，上前搭讪。骡子一听口音，这刘旭竟是河南人，满口应承可为他找饭碗，便带他去见得意楼老板顾彬。

顾彬这几个月专心做诓骗官员的生意，虽得手过几回，可揽生意的活计并不好做。一听刘旭的情形，他喜出望外，遂让他以高拱外甥的身份到棋盘街招摇，生意果然兴隆了许多。

高拱先是一脸怒容，继之现出无奈的表情，喟叹道：“自严、徐二人当国近三十载，卖官鬻爵、政以贿成，把官场风气彻底败坏了！时下说哪个官员贪墨，谁都信；说哪个官员清廉，半数以上的人会怀疑。既然有人假冒，必是相信真的外甥能做成此事。高某掌铨近二载，何尝有花钱买官之事？可就是有人不信。不然，骗子哪里会有市场？”

“元翁说的是。刘旭其人受人蒙蔽，下吏只是杖他三十棍，送刑部枷锁一个月。”王元宾道，“据顾彬招供，他是受冒充元翁表侄的人启发，方让刘旭冒充元翁外甥的。”

“这么说还有？”高拱惊问。

“还有。”王元宾肯定地说，“据下吏所知，不唯有冒充吏部堂上官亲属的，也有冒充刑部、户部、工部及寺监堂上官亲属的。”

高拱深感纳闷，问：“那些个光棍公然诓骗，并不能兑现承诺，怎么还有人上当？”

“毕竟是官员，受骗了，谁敢去讨要？”王元宾道。

“兵马司是干什么吃的，何以不缉拿？”高拱火起，一拍书案，质问道。

王元宾刚接任巡城御史，节制兵马司，自忖这话不是对着他的，遂以超脱的口吻道：“想来是怕万一是真的，反倒惹麻烦，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”

“这真是……”高拱气得一顿足，蓦地起身，“担当！担当！为官要有担当！”他边踱步边说，“自身要正，自身正，还怕什么？”他一扬手，叫着王元宾的字说，“国贤，你回去，抓到的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接下来要清查一次。我这就给皇上写本，此事你要上紧做，用心做！”

王元宾施礼告退，高拱坐下，提笔写本：

禁奸伪以肃政体疏

照得鞅轂之下，各行事衙门在焉，而天下官吏生儒军民人等，辐辏于此。必须奸伪屏息，然后政体肃清。乃一向有无籍光棍，号为走空之人，专一指称各衙门，打点诓骗人财。而吏部掌管升选，其指称吏部诓骗者尤多。动则十数成群，或作主人，或作仆役，或作宾客，或作亲朋，做成圈套，相互勾引，哄诱外来之人。或曰：有银若干，可补某官；或曰：有银若干，可任某地。但得财物出手，即行诓骗。虽日后无一所验，然皆系为官之人，谁敢索取？即欲声言索取，而彼已搬移潜躲，莫可寻觅。待被骗之人领凭而去，仍出为之谰语。猾贼变幻百端，坏乱政体，莫此为甚。臣于近日亦曾自行访获，如顾彬等数辈，或称臣之外甥，或称是臣表侄，诓骗人财，咸有证据，已送法司。然此辈实繁，今虽访获一二，若画脂镂冰，旋复如旧，不足以为惩也。伏望皇上敕下厂卫及巡城御史，严加缉访挨拿，务期尽绝。如歇家敢有窝藏，许两邻举首；若不举首，事发一体连坐重罪。庶奸徒无所容，而各衙门亦可以行事矣。

奏疏交书办呈会极门收本处，高拱又疾步回到中堂，边落座边叫着张居正和殷世儋的字道：“叔大、正甫，数十年来，官场风气败坏得令人实不忍闻，看来整飭吏治之事，还要持续抓下去，一刻也不能松懈！”

张居正、殷世儋俱不知高拱为何发此感慨，愣了片刻，一时都没敢接言。

“思之悚然！”高拱又感慨了一声。

二

曾省吾拿着《邸报》进了张居正的府邸，张居正照例将他引进书房。尚未坐定，

他就把《邸报》往张居正面前一摔：“太岳兄，高相意欲何为？”

张居正默然。

“高相给张齐平反，就是不给太岳兄面子！”曾省吾愤愤不平地说，“简直是不把太岳兄放在眼里！”

几天前，刑部上奏复查张齐案结果，请朝廷为张齐平反，并追究构陷张齐的前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的责任。皇上准吏部题覆，下旨为张齐平反，复御史任，王廷削秩为民。曾省吾一见《邸报》，便心中惶然，用罢晚饭就来找张居正问个明白，可说出话来，却全是激将的口气。

“此事未必是玄翁授意刑部办的。”张居正解释了一句。

“就算高相没有授意，安知不是那个刘自强为了‘赎罪’承望而行？”曾省吾以争辩的口气说，“退一万步说，即使是刑部依法公正办的案子，高相难道不知道，此事牵涉徐相，而太岳兄有保护徐相的道义责任，他却毫不避嫌，恣意而为，置太岳兄于何地？”

“玄翁做事，认死理儿！”张居正苦笑道。

“他认理不认人不当紧，太岳兄在他手下，日子就难过喽！闻得蔡国熙一到松江，就拿徐府开刀。若徐老再听到给张齐平反的消息，必大不安，他求到你门下，你怎么办？”曾省吾着急地说。

“唉！”张居正叹息一声，“徐家也委实过分！”

“不管徐家如何，徐相是你张太岳的恩人，谁都知道；徐相拜托你保护他，这也尽人皆知。”曾省吾道，“你忍气吞声，那你必落得忘恩负义的恶名！”

张居正头靠椅背，仰脸闭目，良久不语。

“依我看……”

“不必再说！”张居正厉声制止道。

“好好，不说！张齐平反也好，徐阶倒霉也罢，与省吾何干！”曾省吾赌气道，“但有一件事，与我相干，不能不说。”见张居正已然无动于衷，他从袖中拿出一封书函，“哗哗”地抖了抖，“太岳兄，你看看吧！”

张居正依然闭目不睁，纹丝不动，问：“甚事，你说就是了。”

“江陵县沙市镇江边建起了一座造船厂，占了好多地，雇了好多工！”曾省吾以抱怨的口气说，“荆州乃至湖广的缙绅无不痛惜，吁请制止！”

“为通海运、练水军。”张居正道，“沙市邻长江，船只便于下海，西部又有林木可采，是以在沙市建厂。”

“海运？海运对湖广有何利？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太岳兄是不认同通海运、开海禁的！”曾省吾脸红脖子粗，大声说，“以不认同之事蹂躏自己的家乡，身为国相、

又号称与首相刎颈交，若不能制止，我看你在湖广籍官员、士子面前如何交代！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张居正蓦然起身，大声斥责道。

曾省吾也不示弱：“太岳兄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”

张居正烦躁地在书房踱步。游七悄然进来，禀报道：“老爷，吕光求见。”说着，把拜帖递了过去。

“不见！”张居正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吕光是徐相安插在京城的，他必是奉了徐相的旨意来见太岳兄，你避而不见总不是办法。”曾省吾劝道，起身接过拜帖。

“在京城安插眼线，这本身就容易招惹是非。”张居正道。

曾省吾边低头看拜帖，边道：“徐家在京城有商铺，他来照顾生意，谁能说什么？”他“哦”了一声，一字一顿地读起了拜帖，“徐、府、管、家、徐、五……这么说，徐老又差管家来了？”

张居正不语。游七走上前去，附耳嘀咕了一句，张居正向后仰了仰身，瞪了游七一眼，道：“退……”刚吐出一字，便一摆手，“算了，传请！”

吕光和徐五在花厅候了足足半个时辰，张居正才现身，两人忙作揖施礼。张居正拱了拱手，问：“存翁安好吧？”

“张阁老！”徐五哽咽道，“蔡国熙一到松江，就发牌追逮徐家三位少爷！”

“因何逮他们？是何罪名？”张居正问。

“蔡国熙一到松江，大街小巷都说，徐家当年‘噪船’羞辱过他，必是恨徐家的，‘呼啦啦’就围住了兵备衙门，投递状子。”徐五比画着说，“嗯，蔡道台就发牌追逮，说是投献，还有殴伤人命。哎哟哟，罪名多着啦！”

张居正撇了撇嘴，暗忖：“徐家未免太不成话，告状的困宅邸、围衙门、匍匐京城，似这般激起乡人众怒的真是闻所未闻！”他慢慢品茶，问：“投献、殴伤人命，有这等事吗？”

徐五无语，转脸望着吕光。吕光一笑：“嘿嘿，太岳相公，这些事嘛，说有就有，说无即无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张居正沉着脸问。

“嘿嘿嘿，”吕光狡黠一笑，“若高相不报复存翁，此事即无；若高相要报复存翁，此事即有。”

“你的话，我听不明白。”张居正不悦地说。

“只有紧紧咬住‘报复’二字，让高相投鼠忌器，则徐家方可免此大难！”吕光老道地说，“朝廷给张齐平反，是报复存翁；抓徐家三公子，是报复存翁！总之，高相心胸狭窄，睚眦必报，这个舆论一旦形成，让高相自己掂量吧！”

难怪存翁要延揽吕光于门下，此人果有智谋。张居正暗忖。他慢慢放下茶盏，“松江绅民晋京上控的不少，他们往各衙门投帖，丑诋徐府，言之凿凿，不唯对存翁威信损害甚大，也使得官府不能不有所行动。”

“小的即奉命来堵截接回的。”徐五忙道，“时下只剩一个顾绍还没有弄回去。”

张居正站起身：“回去禀报存翁，竭尽全力以保全，居正自不待嘱！”

“嘿嘿嘿，张阁老！”徐五咧嘴一笑，“老爷的一份心意，已给了游……”

张居正打断他，以严厉的语气道：“时下朝廷要清查走空之人，速速回去，万勿再盘桓京城！”

三

出了张居正府邸，徐五满头大汗，问：“吕先生，张阁老命我辈速速回去，咋办？要撤吗？”

吕光道：“你没明白张阁老的意思？我辈把甚事都说成是姓高的报复存翁，顾绍却在京投帖，猛揭内情，言之凿凿，待朝野都认为徐家真该惩治，那就无可挽回了！”

徐五神情慌张，道：“可是，张阁老也说了，厂卫兵马司清查走空之人，万一被拿住，不是更坏事儿？”

“哼哼，我看也是虚张声势，吓唬人的。”吕光冷笑道，“三教九流，生儒军民，外地在京的人多了，他都拿？拿住又怎的？我辈违了哪家的法？”

“可、可、可是……”徐五支吾着。

“我问你，存翁差你晋京，干甚的？”吕光质问，“事，你都做成了吗？你就这样回去，如何向徐府交差，嗯？”

徐五低头不语，用袍袖一遍遍地擦汗。

“别怕花钱，时下是紧要关头，须臾不敢懈怠！”吕光拉了一把发愣的徐五，“上紧些！”

“呃呃，是是是。”徐五喏喏，跟在吕光身后，心里却七上八下，乱了方寸。

就在江南巡抚陈道基拜谒徐阶回到苏州不久，抓捕刁民行动随即在苏松二府轰轰烈烈展开，徐阶大大松了口气。过了几天，松江知府拿着顾绍和沈元亨的诉状来通禀：有顾绍、沈元亨二人晋京上控，转行松江府查勘。徐府一番打点，松江府也就延宕不理了。顾绍、沈元亨迟迟未见动静，即知是徐府做了手脚，于是二人躲过监视，再赴京城。徐阶闻报，忙召徐五来见，密嘱再三，徐五遂衔命赴京。他日夜兼程，行之徐州，欲在城里住上一宿。入了城，先进了一家酒馆，忽闻有人唤：“孙伍！”

徐五不觉吃惊，回头一看，乃是以前的东家少爷孙克弘。

孙克弘乃松江华亭县人，其父孙承恩曾任礼部尚书，他以父荫得官，时任湖广汉阳知府，因公干路过此地，不意竟遇到了先年的仆人孙伍。

“呵呵，少爷，小的早改名字了，时下叫徐五。嘿嘿嘿。”徐五笑着说。徐五在孙家多年，聪明伶俐，积有田产。一见左近凡有田产的纷纷投献徐阶名下，遂将田产等项值银一千五百两，进献徐府，充为家人，改名徐五。先是拿着两万两银子为徐府在松江街上开典当铺，后被提升为管家。

“哦！那么徐管家要到哪里去啊？”孙克弘问。

“到京城去，替徐府办事。”徐五得意地说。

孙克弘知徐府人脉广联，或可从徐五处打探些官场内幕，遂邀他一起吃酒。徐五自是欢喜。席间，天南地北一番神侃，听得孙克弘意犹未尽，又留他与自己一同住宿。此时徐五已有几分醉了，掰着手指头细数京城高官，哪个是徐阶的门生，哪个是徐阶提拔，吹嘘了一通，又问孙克弘：“少爷做了几年知府了？”

“三年多了。”孙克弘答。

“少爷的前任是啥出路？”徐五又问。

“升河东盐运使。”孙克弘答。

“哎哟哟，我的天老爷唉，这可是大肥缺！”徐五咂嘴道，突然一拍大腿，“少爷好运气，遇到小的，盐运使出缺，就该少爷去做了！”

孙克弘摇头道：“不敢想！”

“哎！小的替少爷跑，必能成！”他一拍胸脯道，“少爷岂不知江陵张相公？他是咱家老爷的得意弟子，时下高相公用的人，哪个不是张相公所荐？”又伸出手掌，手心向上，颠了几颠，“大肥缺，花点本钱是小意思喽！”

孙克弘果然心动，写了一封稟帖，备了两份礼柬，又另付徐五辛苦费银二百五十两，拜托徐五玉成此事，再有重谢。徐五额外得了二百多两银子，一路上潇洒了许多。进得京城，先投石碑胡同陈家客栈住下，方到徐家在东安门外的一个商铺与吕光接上头，了解官场动向，召集徐家在京人员徐堂、徐信、徐学究、张恩、沈耀、唐艾一千人等并健仆若干，布置协力搜寻顾绍、沈元亨下落一事。

吕光谙熟官场规矩，知绅民上书投本，无论是保举官员或举报官绅，俱应在通政司登记姓名及在京歇家。稍一打点，即在通政司查得顾绍、沈元亨二人住处。

沈元亨本是徐府账房，只因徐瑛怀疑其向仇家泄露徐家田亩私密，被徐家解雇并遭殴打，尚无不共戴天之仇，被连蒙带骗劝回了松江。顾绍就不同了，他本是在官之人，因被徐瑛骗去颜料银，按律赔纳，以至连累父亲、妻子枉死。他孑然一身，只有复仇一念支撑着，他也知徐家在京打手众多，故早有防备。徐五带人到通政司

所记歇家去寻时，顾绍早已搬走了。

倏忽间过了三个多月，还没有找到顾绍人影。突然间，又有顾绍、沈元亨具名的揭帖投往都察院、吏部、刑部衙门，徐五闻讯，心急火燎，雇请不少人埋伏于大理寺、户部衙门前，终于探得顾绍行踪。恰在此时，徐府又差人来，知会吕光、徐五，苏松兵备道蔡国熙，依都察院所移顾绍、沈元亨诉状，发牌追捕徐家三子徐璠、徐琨、徐瑛。

徐五一边与顾绍周旋，一边奉徐阶之命到张居正府邸拜谒，紧急求助。

在吕光看来，“报复”二字就像咒语，只要一念，高拱就不得不罢手，甚至不惜自损令名，不得不罢了海瑞的官。如若不然，只一个海瑞，早把徐府惩治了，哪里还轮得到蔡国熙重新拘提徐家三位公子？时下救徐家，还得念“报复”咒语，而顾绍到处投揭帖，所揭又历历有据，法不可恕，再不上紧制止，恐“咒语”也就失灵了，故他把控制住顾绍看作第一要务。

可徐五却顾虑重重。他是投献于徐府的，这本身就大干法条，一旦查出就要充军。还有，途中他吹嘘替孙克弘跑官，得了二百五十两银子，到京后方知，自高拱掌吏部，跑官之事已绝无可乘之机，他也就打消了替孙克弘请托的念头，把潇洒后所余百八十两银子存在徐信处，以为投资。他担心万一被拿，此事败露，自己落个鸡飞蛋打。

吕光见徐五六神无主，便决断道：“局势严峻，不可再踌躇，花钱消灾吧！”又道，“管家，你的事你办，老朽不能出头，老朽有老朽的使命。今日到张府，老朽也只是引路，你们有何勾当，与老朽无关，老朽也一无所知！”

四

日头西沉，中城石碑胡同突然出现一队兵马司逻卒，他们直扑陈家客栈而去，眨眼间就把客栈团团围住。

半个月前，高拱上《禁奸伪以肃政体疏》，司礼监照内阁拟旨批红：“近来无籍棍徒，潜往京师，奸弊多端。地方官全不缉查，好生怠玩。这所奏依拟通行，五城御史严加盘诘拿究，敢有容隐的，一体治罪不饶。歇家不举者，与同罪。还着都察院榜示禁约。”谕旨颁下，都察院出了榜示，五城巡城御史督率兵马司，全力缉拿走私之人，民众或主动、或被迫，也不时到兵马司举报。巡按中城御史王元宾接到店家密报，言陈家客栈有可疑人员鬼鬼祟祟出没，即批交兵马司差一档头，带着三十多名逻卒，前来缉拿。

此时，客栈的一个房间内，有几个彪形大汉把一个中年人围在中间，坐在中年

人对面的另一个中年男子，从袖中拿出一份文稿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嘿嘿嘿，顾兄，颜料银之事，徐家三少爷并未有意诓骗，只是想拿回张银所欠银子。不意出了这么多事，三少爷也很内疚，命小弟前来会顾兄，愿以两千两来补偿顾兄。”他一惊一乍地“哎哟”了一声，“顾兄啊，我徐五忙活了半辈子，田产房屋都算上，才一千五百两啊，你一下子就得两千两呢！”

被叫作“顾兄”的就是顾绍，手拿文稿的是徐府管家徐五。

顾绍听了徐五的话，摇着头，恨恨然道：“说什么不是诓骗！他骗了颜料银，搞得我家破人亡，拿两千两能抵偿两条人命吗？”

“嘿嘿嘿，顾兄，那是你顾家的人不担事儿、自寻短见，与徐家无干系。”徐五道，“就算是徐家诓骗了你，你又能怎样？把徐家搞倒了，你家两条人命就换回来了？”他突然仰脸大笑，“哈哈！你也不想想，谁能搞倒徐家？”他伸手拍了拍顾绍的手臂，“顾兄啊，别犯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！”

“徐家做的事，天理难容！”顾绍冷笑一声道，“别以为就徐家人聪明。你来京后找我，我却躲在暗处跟踪你；你去了谁家，干了甚勾当，我都了如指掌！”

“你吓唬谁啊？”徐五撇嘴道，有些心虚。

“别忘了，沈元亨做过你们徐家的账房。”顾绍道，“还有那个徐忠，你应该认识吧？当年去苏州为美玉商号采买吴丝，出了事，徐家却一口咬定他是骗子，他家里人到官府控告，又被徐家打折了腿。沈元亨和徐忠可都在徐府做事多年、有内线，徐府做的那些龌龊事，我透过他们也了如指掌！”

徐五狞笑道：“嘿嘿嘿，废话少说！你只要在这张契书上签字画押，两千两银子便是你的，回家购地买屋，过你的安稳日子！”他鼻孔中发出重重的“哼”声，“不的，休想走出这房间半步！”

徐五从张居正府邸回到住处，苦思冥想了一夜，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：与顾绍签署一份契约，徐家给付顾绍银两千两，顾绍息讼。他又委托歇家出面与顾绍联络，将他哄圈于客栈。徐五拿出契约，胁迫他签署。

一名彪形大汉怒目圆睁，挥拳在顾绍头顶上扬了扬，正要落下去，忽听门外有动静，忙开门察看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一群逻卒“忽”地冲了进来，众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想要逃走，却已来不及了。

“给我搜！”档头命令道。

须臾，徐五所带物品被搜了个遍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档头拿出一个函封，问徐五。

徐五叹了口气，低头不语，后悔不迭。昨日只顾想哄圈顾绍的事了，孙克弘交给他的禀帖、礼柬还未来得及销毁。档头看了一眼禀帖、礼柬，道：“这不正是替

人买官的吗？统统带走！”

“什么？徐阶的管家？！”巡城御史王元宾一听禀报，不禁大惊，“我要亲自勘问！”

须臾，徐五被带到王元宾的直房，跪地叩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王元宾问。

“小的叫徐五。”徐五答。

“我问的是你的原名。”王元宾道。他从顾绍的揭帖里已然知晓，投献徐家的人都是改了姓的，故有此问。待徐五答毕，王元宾拿着孙克弘的禀帖、礼柬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徐五把徐州遇到孙克弘的过程，交代了一遍。

“这个呢？”王元宾拿着尚未签署的契约问。

“顾绍在京城上控，徐相爷担心有损声誉，特命小的把他阻劝回去，这是小的想的一招。”徐五答。

“既然答应替孙克弘买官，你都找了何人请托？”王元宾又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徐五支吾着，“没、没找谁。小的晋京后，听说仕路清明，不敢请托。”

“你投献徐府，大干法条；又替人买官，故犯禁令。”王元宾一拍书案，“你可知罪？”

“小的知罪！”徐五叩头道。

“既然知罪，当思将功赎罪！”王元宾道，“在京城几个月，还做了些甚事，一一招供明白！”

徐五踌躇片刻，暗忖，若把张居正抛出来，说不定能躲过一劫，遂道：“小的奉徐相爷之命，馈送张阁老银三千两，请他出面解救徐家三位公子。”

“江陵张相公？”王元宾吃惊地问。

“是。小的昨日刚去的。”徐五道。

王元宾不敢再问，命将徐五带走，再带顾绍来问。岂知，刚问了几句，顾绍的供词就惊得王元宾目瞪口呆，摇头不止。

顾绍以为王元宾不信其言，指天发誓，又主动出主意道：“御史若不信，不妨先将可证之事查明。朱堂、沈信、沈学究等人，各年月不详、投献徐府，分别改名徐堂、徐信、徐学究，领徐阶长子徐璠本银二万两，在东安门外开布店，倚势在京营求重利。御史只要把几个人拿来一问便知真假。若此事为实，则他事谅也不虚！”

王元宾当即命人将徐堂等人拿到，稍一讯问，几个人就承认了投献徐府、奉差

驻京打理徐家生意的事实。王元宾不敢怠慢，慌慌张张赶往吏部衙门，求见高拱。

高拱正在直房和张四维议事，书办禀报巡城御史王元宾求见，他一扬手道：“城中治安之事，不必报我。”言毕，继续与张四维说话。不多时，书办又来禀，王元宾称有机密要事禀报。高拱这才很不情愿地同意了。王元宾一进直房，正要施礼，高拱不耐烦地说：“国贤，有事快说，三言两语！”王元宾看了一眼张四维，张四维会意，忙起身告辞，高拱伸手向里一摆，“子维不必回避。国贤，你说就是了。”

王元宾不敢啰唆，将拿到徐五等人一事一语带过，先把徐五所供徐阶馈赠张居正银三千两之事说了出来。

“有这等事？”高拱惊讶地说。

“徐五供称，乃是昨日之事。”王元宾道。

张四维一听，即认定此事不虚。他一年三节、婚丧嫁娶送给张府的银子，岂止这个数。可高拱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这等事不能让他知晓，遂解释说：“呵呵，真假难辨，不必细究。退一步说，江陵相公府中人丁兴旺、宦囊羞涩，徐老作为他的恩师，补贴弟子家用也是人之常情。况且，人犯供称馈赠，并未说是不是亲自交给江陵相公，江陵相公未必知情。”

“顾绍却称，徐府所贿不是三千，乃三万两！”王元宾又道。

高拱打了个激灵，向后仰了一下，张四维又抢先道：“未免夸大其词，不足信。”

王元宾继续说：“顾绍还供称，徐老念及徐家为恶多端、民愤极大，恐为当道所扼，意欲谋求东山再起，以压人心。徐五等人来京，除阻拦上控者外，即奉命为此事打点、开路，拟重贿冯保，托冯保在李贵妃面前美言。”

“希图再起？”高拱又是一惊，“此老竟存东山再起之意？”

“下吏窃以为，此老为压人心计，或可起此意。”王元宾道，他继续转述顾绍供词，“据顾绍称，徐家在京豢养武健士多名，若逼迫太甚，将刺杀元翁！”

“啊？！”张四维发出惊叫声。

高拱陡然色变，怒目圆睁。

王元宾道：“下吏访得，徐家在京颇蓄武健士，称是嘉靖末年为备非常之举。可时过境迁，武健士俱在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，都说出来！”高拱脸色铁青，喘着粗气说。

王元宾踌躇片刻，道：“顾绍还称，元翁报复徐阶之说，乃出自江陵相公。”

“不、不、不会的！”张四维既惊且恐，出语竟磕巴起来，连连摇手，“玄翁，这、这顾绍必是恐江陵相公维护徐老，故意挑拨，万不可信！”

高拱仰面不语，嘴唇却在微微颤抖。良久，蓦地一欠身，手拍书案，大声道：“这顾绍在京挑拨是非，付法司押解回籍！”

“这……”王元宾不解地看着高拱，“那么，此案如何了结？”

高拱沉吟片刻：“斟酌上奏，不得牵涉张阁老！”言毕，无力地扬了扬手，“国贤，你去吧！”

王元宾喏喏告退，高拱瘫坐椅中，嘴唇紧闭，良久，长长吐了口气，道：“我受皇上恩遇隆厚，方开诚布公以图报称万一，国事已然忙得不可开交，哪有心事顾及这等钩心斗角的事。徐老之事，一切忘却，即有反侧，当令自销，正不必与之计较！”言毕，痛苦地摇了摇头。

张四维感到浑身发冷，起身向门外喊道：“司务何在？速加些炭火来！”